

陳濟棠受命艱危

馮永材

先烈鄧鏗得意門生

有「南天王」之稱的粵軍省督陳濟棠，獻身革命，首創兵工建設，在廣東辦理地方自治，獲得卓越的成就，使粵中同胞將他視為家長。民國十一年冬驅陳之役，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留守廣東，清除匪患。十六年湯坑大捷逐走共軍葉挺、賀龍，兩次收平廣州暴動，使華南局勢轉危為安，十九年擊潰中共瑞金老巢進犯廣東的五萬餘共軍，以至三十九年保衛海南島之戰，在在都是受命艱危，真不愧為革命先烈粵軍創始人鄧鏗之得意門生，入室弟子。

民國十一年之間，中山先生在非常大總統任內，底定八桂，統一兩廣。十一年二月三日下午北伐，討伐北洋軍閥，以李烈鈞一軍攻江西，許崇智一軍入湖南。命陸軍總長、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留守廣州，負責接濟餉械。然而，陳炯明却早已被北洋直系軍閥吳佩孚所收買，陰謀牽制阻擾北伐雄師。當時，中山先生所可恃的，唯有堅貞卓勵，剛正不阿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字仲元。

鄧鏗是廣東惠陽人，當年三十八歲，廣州將弁學堂步兵科第三期畢業，早年獻身革命，效忠

中山先生，參加過庚戌（一九一〇）廣州新軍起義，和辛亥（一九一一）三二九黃花岡之役。武昌首義後廣州光復，出任廣東都督府陸軍司長，他曾和陳炯明並肩作戰，攻克惠陽。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鄧鏗便以參謀長兼統第一師，自是民初粵軍中的第二號人物。

民國九年粵軍自閩回粵，十年四月，中山先生由國會參眾兩院非常會議推舉為非常大總統，在廣州觀音山設立總統府。陳炯明便因為地盤主義作祟，提倡聯省自治，想在廣東割據自雄，對中山先生的開府大計多方阻撓。他手下的洪兆麟、葉舉等部，且有軍心不穩的消息傳出。那時候，就靠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第一師師長鄧鏗維持彈壓，遏止了陳炯明的陰謀蠢動。中山先生方能順利開府廣州，平八桂，舉義幟，麾師北伐。可是，當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攻向湖南，陳炯明的心頭刺、眼中釘，就只剩下鄧鏗一位了。鄧鏗一向嚴明軍紀，執法如山，陳炯明的族人戚友、心腹黨羽，往往利用陳炯明的權勢，鑽營肥缺，走私販毒，只要有利可圖，什麼貪贓枉法的歹事都幹得出來。這些事情，若不犯在鄧鏗手裏便罷，倘若給他逮到，必定破除情面，依法懲治。陳炯明手下有一名團長陳修辭，走私數十

萬元，被鄧鏗查獲以後，私貨充公，走私犯從重科刑，連陳炯明都不敢去向鄧鏗求情。粵軍總司令部的一名暗探長黃福芝，串通陳炯明兄弟，販運鴉片所值不下百萬，在伶仃洋被鹽務緝私艦截獲，黃福芝畏罪逃往香港，陳炯明鑒於私人損失太大，老起臉皮出面緩頰，又被鄧鏗所峻拒，於是陳炯明和他手下對鄧鏗結怨越來越深。曾有一次，陳炯明的族人賄買鄧鏗的僕役，在鄧鏗的食物中下毒。幸虧這位僕役忠心耿耿，立即舉發，一代名將方始倖免於難。

鄧鏗遇刺始末因由

十一年三月二十日，鄧鏗和民黨同志總統府秘書長謝持赴香港接朋友，二十一日鄧鏗獨自一人從香港回廣州。下午七時，薄暮黃昏時分，他步出廣九鐵路廣州大沙頭車站，突有暴徒衝向前來，瞄準鄧鏗舉槍便射，現場秩序一片大亂，鄧鏗連中二彈，一彈掠過腹部，僅受輕傷，一彈貫穿胃部而出。鄧鏗當時心中明白凶手來自何處？自己的傷勢將不治，因此他立命司機駛往廣東省政府，鄧鏗要死在幕後主凶陳炯明的跟前，並且跟他交代後事。他當着陳炯明的面，向他家人部屬說出了他的最後遺言：

「我的才學比朱執信同志差得遠，朱同志尚且先我而死，我死又算得了什麼？何況我身為革命黨，平日早就決心犧牲拼命，你們用不着過於悲傷。天下不能容好人，唯有付之嘆息而已。」



陳濟棠將軍戎裝照，時任海南島特區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

陳炯明在一旁猶仍惺惺作態，他親自送鄧鏗到賴美醫院急救，延至二十三日凌晨五時，終告不治逝世。鄧鏗遇刺罹難的噩耗，傳到北伐軍大本營所在地——廣西桂林。大本營的首要，中山先生、今

總統蔣公、胡漢民和許崇智都情不自禁相對痛哭。

中山先生尤極淒愴，他致電陳炯明說：

「仲元遂以創死，傷哉！平日忠於國事，勇於奮鬥，前途之望，正復無量！壯年遽殞，不止粵中惜此人才也！」

鄧鏗之死，直接影響中山先生中止北伐，督師回粵。那是因為陳炯明陰謀割據，宰制一方的障礙業已排除。鄧鏗既逝，他越發肆無忌憚，叛逆日益彰明昭著。唆使湖南阻撓北伐軍假道，派馬育航赴浙勾結浙督盧永祥，代他發表談話，否認他贊成北伐。大本營認為陳炯明之舉足以動搖北伐軍的根本，因此變更計劃，回師廣東，然後方在四月底改道北上。當六月十六日中山先生的北伐軍都攻克了江西贛州，陳炯明突然發動叛變，北伐各軍紛紛回師戡亂，陳炯明的奸賊面目，一舉暴露無遺。

廣東省政府政務廳長、民黨老同志古應芬，在鄧鏗遇刺後派同志夏重民赴港秘密調查。果然查出來了主謀暗殺者是陳炯明的堂弟陳連生，他指使黃福芝賄買凶手到廣州行刺。同時，根據鄧鏗赴港的經過加以研判，連陳炯明也脫不了關係。因為三月二十日鄧鏗、謝持二人相偕自廣州啓程，廣州方面只有陳炯明和他的左右心腹曉得這一件事。當鄧鏗臨動身，陳炯明還破例的親自送他下樓，執禮之恭為向所未有，分明是陳炯明要下多年同志的毒手，因而有所神明內疚。不過，當夏重民密報香港政府，要求緝凶，其結果仍還是由陳炯明暗中袒護，一樁暗殺案終於不了了之。

鄧鏗是一位標準革命軍人，他治軍嚴肅，却又平易近人。胡漢民悼鄧仲元詩中有兩句：「今名將也皆裨佐，小學生歟此性情」，前句是說他孕育人才之富，與拔識後進之勤。後一句則形容他風度瀟灑，態度和易。所謂「小學生」係指鄧

鏗是廣東陸小第三期出身。光緒末年清廷在全國各省各設陸軍小學一所，赴考者不但年齡要在二十歲以上，甚至秀才，舉人比比皆是，程度是相當高的，和現在的國小生不能一概而論。

粵軍一師名將雲集

粵軍第一師下轄四個團，除陳爵修一團親陳炯明之外，其餘三個團的官兵弁目，往後多的是粵軍名將，國民黨革命武力的中堅份子。諸如李濟、陳可鈺、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薛岳、繆培南、羅梓材、張浩東、陳策，還有「一二八」淞滬之役名噪中外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以及余漢謀、李漢魂、鄧龍光、葉肇、歐陽駒等等。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有人和陳炯明虛與委蛇，冀求保全實力，在中山先生一聲號召時相繼反正，捲土重來。有人乾脆脫離粵軍，譬如陳銘樞即曾一度逃禪入山，表示決絕。

在這許多位廣東名將中，嶄露頭角，脫穎而出，獲得機會首為革命大業建立殊勳的，當推廣東防城人陳濟棠。

陳炯明叛變後，首先命魏邦平所部的兩個師，切斷粵桂交通，繼以謝文炳的一個旅扼守湘粵邊境。第一師師長則派梁鴻楷繼任，梁鴻楷受了陳炯明的誘惑，率部歸附，可是第一師的將士却是梁鴻楷所帶不動的，他們始終效忠。中山先生，所以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討伐陳炯明，重克廣州，第一師全體立起響應，建立很大的功勞。而這個第一師也就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前身，北

伐之役，力克武漢，揚威華中，乃有「鋼軍」的稱譽。

民國十一年冬，陳濟棠仍在粵軍第一師當營長，駐防粵桂交通孔道梧州。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中山先生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蔣公為參謀長，積極策劃自福州規復廣東。二十六日以鄒魯為駐港特派員，鄧澤如為理財員。三十一日鄒魯和李文範自滬抵港，滯留廣西境內的滇桂軍將領楊希閔、劉震寰、蔣光亮、劉玉山等迅即派遣代表來港接洽，鄒魯並派代表范其務潛往訪晤劉震寰，那劉震寰劈頭就問：

「鄒先生是否有孫大總統賦予的全權？」
范其務的回答是——
「大總統派鄒先生當特派員，當然賦予全權。」

那位桂軍第一師師長劉震寰，當下就連連點頭的說：

「這樣很好，只是餉械怎麼辦？」
范其務回答他道：

「餉項可以酌予接濟若干。問題在於軍械，還得請你們自己設法。」

劉震寰痛快了當的答道：

「這就可以了。請你回去和鄒先生說：既然大總統賦與鄒先生全權，今後我只對鄒先生負責，不管誰來，我都拒絕表示意見。廣州陳炯明那邊，我還得去騙他些軍械，然後才够應用，請鄒先生絕對的信任我。」

討陳之役開路先鋒

滯留廣西的滇軍，計有兩部，一是朱培德所部的中央直轄滇軍部隊，一是故雲南都督顧品珍所派隨同中山先生北伐的滇軍楊希閔、范石生、楊如軒、楊池生、蔣光亮五個旅。十二月初，鄒魯用中山先生的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六日，楊希閔在廣西潯江白馬廟宣誓就職，同日和中山先生委派的桂東總司令劉震寰、中央直屬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舉行會議，決定十二月十日發動討伐陳炯明，大舉入粵，並且釐訂了下列的作戰計劃：

- 一、以政學系岑春煊派來支援的沈鴻英兩旅，擔任攻擊府河東一帶。
- 二、滇軍全部，擔任由大河北岸，經人和直攻梧州。
- 三、劉震寰的桂軍由大河南岸，驅逐藤縣一帶之敵，直取都城。
- 三、三路進兵計劃既定，粵軍方面，首當其衝的便是守梧州的陳濟棠。在他之後，還有和他志同道合，聲息相通的粵軍將校鄧演達、呂春榮、卓仁機和莫雄。只要他們四位陣前反正，敞開大門，桂滇聯軍即可順利東向，一路無阻的打到陳炯明的老巢廣州去。

果然，當鄒魯另派代表潛入梧州，跟陳濟棠一說，陳濟棠不但眉飛色舞，滿口答應，深喜自此得以重投革命陣營，他並且願意代為聯絡西江沿岸的粵軍將校，及時樹起討賊大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晨，中山先生討陳之役揭幕，陳濟棠一馬當先，首揭義旗，他在封川河口豆腐坑首義，領着劉震寰、楊希閔的桂滇聯軍，兵不血刃

，攻克西江第一險要梧州城。然後，仍還是由他當先鋒打前陣，沿江東下，呂春榮、鄧演達、卓仁機、莫雄，相率投向討賊軍的行列。陳炯明的粵軍第一、第三、第四各師主力，又由於陳濟棠等的暗中聯絡，在封川下游紛紛內應。又復兵分二路，二路勢如破竹，順着西江東西兩岸夾擊陳炯明的叛軍。十二月十九日，許崇智和蔣公統率的東路討賊軍三路會師，攻克泉州，即日啓程回粵。使安坐廣州城裏的陳炯明，晴天霹靂般，陷於兩面作戰的困境。

陳濟棠等粵軍將校，為滇桂聯軍充任先鋒，沿途號召同袍部屬羣起響應。肇慶、都城、六步，不戰而克。十日，陳炯明的親信羅紹雄，集中精銳，死守三水，企圖作最後的抵抗。然而，陳濟棠奮勇衝刺，粵將陸蘭清應邀歸降，引導討賊軍從下鳳山渡河，將羅紹雄部完全繳械。十五日，陳炯明只好在廣州通電下野，倉皇逃往惠州。十六日粵滇桂聯軍光復廣州市城，電請中山先生返粵復任大元帥。同時次第定西江南路，革命根據地因而奠立基礎，這才有往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黃埔建校，以至北伐成功，全國統一。討逆之役的開路先鋒陳濟棠，也因而聲名大噪，由營長洊升團長、旅長、師長、軍長，蔚成粵軍方面大將。

陳濟棠，字伯南，祖陳炳傳，父陳金益，母鄧氏，家中世代務農。六歲啓蒙，相當用功。八歲時他的母親病逝，有一段時期，他顯得沉默寡言，哀慟逾恆，往往在大門口一坐，一語不發，默默思念他已逝的母親，兩年後，父親又病，他

每天都到廟裏去祈求神靈庇佑，一直到他父親病癒為止。在家中，他勇於任事，從不偷懶，因而獲得他哥哥嫂嫂的喜愛。十六歲他應考鄉課，得了個第三名，親友鄉里都說陳家這個孩子長大了，一定有出息。

清末國勢岌岌，革命浪潮風起雲湧。陳濟棠也跟當時的智識青年一般，由於清廷廢科舉，與學堂，從而激起投筆從戎的壯志雄心。十八歲他從家鄉防城到廣州，投考設在黃埔的廣東陸軍小學堂，當時正值鄧鏗在該校任教，陳濟棠從而成為鄧鏗的入室弟子，並且由於他的推介，參加了中國同盟會。

一路順風洊陞師長

民國四年，袁世凱洪憲稱帝，廣東督軍龍濟光受「封」為親王，甘作袁記爪牙，戕害民黨。陳濟棠深覺龍賊不除，廣東即無可為。他和一位同志丁守中約好，密謀行刺龍濟光。不幸事機敗露，這兩位少年同志在廣州存身不住，雙雙逃走。

護國軍興，岑春煊在肇慶成立都司令部，陳濟棠前往投效，成為護國軍的一員將校。他曾奉令率隊進駐陽江剿匪，匪患救平以後，他便指揮所部官兵，修道路，興建築，為當地民衆交口讚揚，第二年上半年，陳濟棠以勞績升任營長，這一件事，曾經給予他頗大的鼓勵，從此不但使他蔚為兵工建設專家，而且促成他每次主政，必以建設為先，作施政方針。例如他在廣州大興建設三年有成，便使廣州市民深為感念。

民國九年那一次的粵軍自閩回粵，陳濟棠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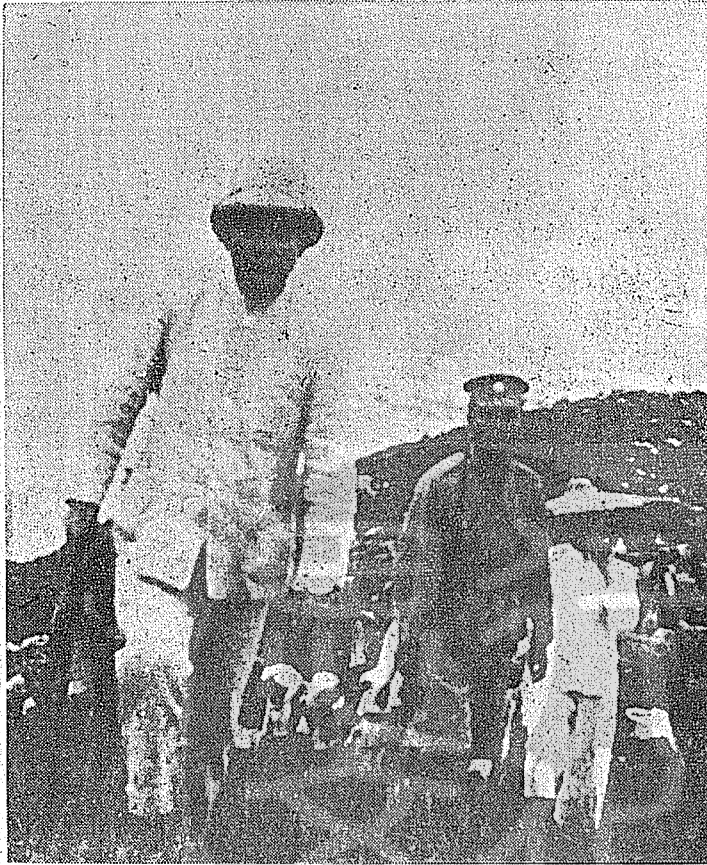
在西江蓮塘徑堵擊潰兵，大有斬獲，使西江一帶歸於平靖。他的老師鄧鏗時任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一向注重將士教育，他在第一師設立了軍官教育班、憲兵訓練所和學兵營，還創辦了一份軍事週刊。鄧鏗認為陳濟棠文武兼資，不失為訓練幹部的得力人才，昇他以隨營教育的重任，同時佐理營務。所以陳濟棠在粵軍之中和各級將校弁目都很熟悉，人事關係最好，這也形成了他的一大資本。民國十一年粵滇桂聯軍討陳之役，他以區區一名營長，而能一聲號召，使袍澤爭相投效，自梧州以至廣州，幾如風行草偃，長驅直入，起了那麼大的作用，辦理隨營教育多年，門生故吏遍於軍中，未始不是重大因素之一。

討陳之役大獲全勝，中山先生重蒞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陳濟棠在討陳一役中勞苦功高，屢建奇勳，他很快的由營長升團長，團長升旅長。鄧鏗所部的粵軍第一師擴充為中央直轄第四軍，允稱中山先生麾下的精銳之旅。中央直轄第四軍總司令由原師長梁鴻楷升允，下轄三師兩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李濟琛，第一旅旅長卓仁機，第二旅旅長便是陳濟棠。到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北上，黃埔黨軍建立，驕兵悍將滇桂二軍被一舉肅清。湘軍宋鶴庚、吳劍學、謝國光率部回湖南，豫軍樊鍾秀孤軍北上，其他經不起考驗的雜牌部隊更是風流雲散。國民政府初期，孫大元帥時期十八個軍，無數獨立師旅縱隊團營的部隊，方才編組為下列的五個軍：

第一軍軍長 蔣中正 黃埔黨軍暨東路軍之一部組成

第二軍軍長 譚延闓 下轄張輝瓚、戴岳、譚道源、陳嘉祐四個師
 第三軍軍長 朱培德 原中央直轄滇軍，及所吸收之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滇軍
 第四軍軍長 李濟
 第一師師長 陳濟棠
 第二師師長 周子真
 第三師師長 鄭潤琦

第五軍軍長 李福林
 第六軍軍長 程潛 下轄吳鐵城的第路一個師，山陝軍路孝忱、豫軍、贛軍各一部，以及程潛的援鄂軍合組而成。
 民國十五年，陳濟棠榮任師長了，今總統蔣公誓師北伐，鑒於廣東南路匪患正熾，蔣公任李濟為總參謀長，坐鎮廣州。留第四軍第十一師陳濟棠部馳赴徐聞、茂名、陽江、陽春各縣剿匪，安定後方。



陳炯明叛軍進犯廣州，孫中山先生在博羅前線親自督軍討逆。

第四軍第十四師師長改為張發奎，第十五師師長改任陳銘樞，這兩支部隊都得負責攻堅摧銳，與北洋軍閥勁旅正面交綏。國民革命軍在上述六個軍之外，民國十五年春，又有李宗仁、黃紹竑率廣西部隊來歸，編為第七軍。十五年夏，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歸降，蔣公授予第八軍的番號，以唐生智為軍長兼前敵總指揮

湯坑一戰名揚四海

當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雄師業已採取三三制，一軍三師，一師三團，一團三營，一營三連，一連三排，一排三班，一班士兵十四人（除第七軍以旅為單位例外）。但是第四軍先已一剖為二，兩個師參加北伐，一個師留守後方。兩支部隊分別就地發展，因而形成了「鋼軍」第四軍的「三包案」。陳濟棠的第十一師擴充為三個師，張發奎的十四師擴充為四個師，這兩支部隊都沿用第四軍的番號，陳濟棠和繆培南並為第四軍軍長。陳銘樞的十五師更擴充到五個師之多，先稱第四軍，其後改稱第十一軍。

民國十六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陳濟棠會奉命赴蘇俄考察，為期八個月。以他的冷眼旁觀，深入觀察，使他很明確的獲致一項結論：蘇俄斷乎不會輕易放棄侵華野心。他們所謂的「平等互惠，互助合作」，一概都是陰謀詭計，欺騙手段。陳濟棠看出蘇俄的一切措施都具有險毒狡猾的侵略目的，因此，他在回國後曾毫不容情的予以全盤揭發。從此以後，陳濟棠成爲一員反共健將。

陳濟棠的堅定反共立場，迅即發生莫大的作用。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共軍賀龍、葉挺兩部竄抵福建汀州，打着：「中國國民革命軍閩南救黨軍事委員會」的偽旗號，到處強迫徵捐，形同打家劫舍，閩粵兩省當局派兵合剿。十二日共軍竄抵韓江上游，十三日汪兆銘自認「對於共產黨防

制過遲」，自動下野，並願聽候處分。十八日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又開到韶關，他自己去了香港，以黃琪翔代理總指揮，命繆培南為前部，直下廣州。李濟琛則派員赴港歡迎張發奎赴省主持軍政。「山雨欲來風滿樓」，北伐基地廣東瀾漫火藥氣味，賀龍、葉挺的共軍，正向廣東進發之中。廣東赤化，就要看看那些位粵軍名將，奮袂而起，力挽狂瀾了。

二十五日，局勢格外嚴重，賀龍、葉挺所部業已進抵汕頭。共黨首要如高語罕、譚平山、鄧演達、周恩來等人，自四面八方齊向汕頭集中。他們發表宣言，實行聯俄聯共，擁護「農工三大政策」，將盤踞地區的各機關、農會、工會盡行封閉，很顯然的，中共將以廣東為其巢穴，煽惑民衆，掀起全面叛亂。

廣州方面，負責留守的北伐軍總參謀長李濟琛，和他的靈魂人物，第十五軍軍長、廣西省主席黃紹竑，立即號召各部，分頭夾擊，決心摧毀中共在廣東所建立的基地。黃紹竑攻抵梅縣，陳濟棠、黃旭初、薛岳、徐景棠各部兼程疾進。三十日粵桂聯軍跟賀龍、葉挺打了一場硬仗，結果是共軍大敗虧輸，繳械一千有餘，賀葉向西南潰退，企圖與海豐、陸豐的農軍相結合。另一方面，粵軍一舉獲勝，却使反共人士聲勢大振，李濟琛十月一日在廣州成立第八路總指揮部，出任總指揮。三日，陳濟棠麾師首先攻克汕頭，潮梅警備司令王俊邁返汕頭復任。共軍殘部竄入閩邊，新任十一軍軍長蔣光鼐，迅即率領蔡廷鍇的一個師，搶先一步進入閩境加以堵截。共黨妄圖在粵

境立足的陰謀被澈底粉碎，這確實是危疑震撼聲中關係綫的一次戰役。最激烈的一戰是豐順湯坑，陳濟棠率部三個師與共軍主力遭遇，共軍固守山頭，抵死不退，雙方死傷都很慘重。陳濟棠發動了前仆後繼的凌厲攻勢，山上山下同樣的是屍骸狼藉。戰局僵持到了夜晚，陳濟棠選在下令輪流更番，挑燈夜戰，尤其聲言倘不克敵決不收隊，因此第四軍將士人人抱定必死的決心，目不交睫的鏖戰兩晝夜，終將頑敵擊潰，共軍繳械投降的多達數千。賀龍、葉挺的部隊在這一仗裏幾於傷折殆盡，陳濟棠方克一路無阻下汕頭，廣東大局亦賴以轉危為安。湯坑這個小地方，從此也大大的出名了。

廣州事變提兵平亂

由於湯坑一戰擊潰共軍，使陳濟棠成了粵東民衆的救星。李濟琛在共軍退出粵境以後，把廣東全省分割為四個區，每區各設綏靖委員一員，負責節制全區軍政事宜。陳濟棠奉派主持廣東西區軍政。他這一區更有另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作三民主義之示範地域。陳濟棠曉得他肩膀上的責任有多麼重，因為三民主義示範搞不好，共產邪說勢將乘虛而入。這還是陳濟棠破題兒第一遭辦理行政工作，他廢寢忘食，日夜籌劃，先自推行地方自治着手。然後運用軍工和地方法民衆的力量，闢道路，辦學校，興水利，清戶籍，居然辦得頭頭是道，成績斐然，由而也增進了他從政的信心。

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由黃琪翔代為指揮，九

月二十二日起開進廣州城後，又使廣州局勢陷於阨隘不安。在不到一個月以內連續兩次掀起廣州事變，使五羊城裏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繁華市廛化作一片瓦礫，數千青年男女慘遭屠戮，共黨甚且一度竊據廣州。倘若沒有陳濟棠等這些位堅決反共的將領奮力死戰，犁庭掃穴，後果的嚴重尤將難以想像。第一次廣州事變發生在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係由第二方面軍黃琪翔所發動，黃琪翔派兵圍攻李濟琛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第七軍駐粵辦事處，新編第四軍軍部，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機關，將第七軍駐粵部隊的武裝予以解除，並且圍搜李濟琛、陳濟棠和黃紹竑的住宅。黃紹竑機警，穿房越屋逃出重圍，始得倖免。這一場軒然大波，其後乃由黃琪翔的老上司陳可鈺出面調解，條件是第二方面軍移駐潮汕。

第二方面軍已在欣然的準備開拔，到汕頭一帶去駐防，廣東內戰打不起來了。廣東民衆正在額手稱慶，以為逃過了一場天外飛來的橫禍。殊不料，十月二十八日，慣於掀風作浪的汪兆銘返粵，於是羊城終告難逃一場大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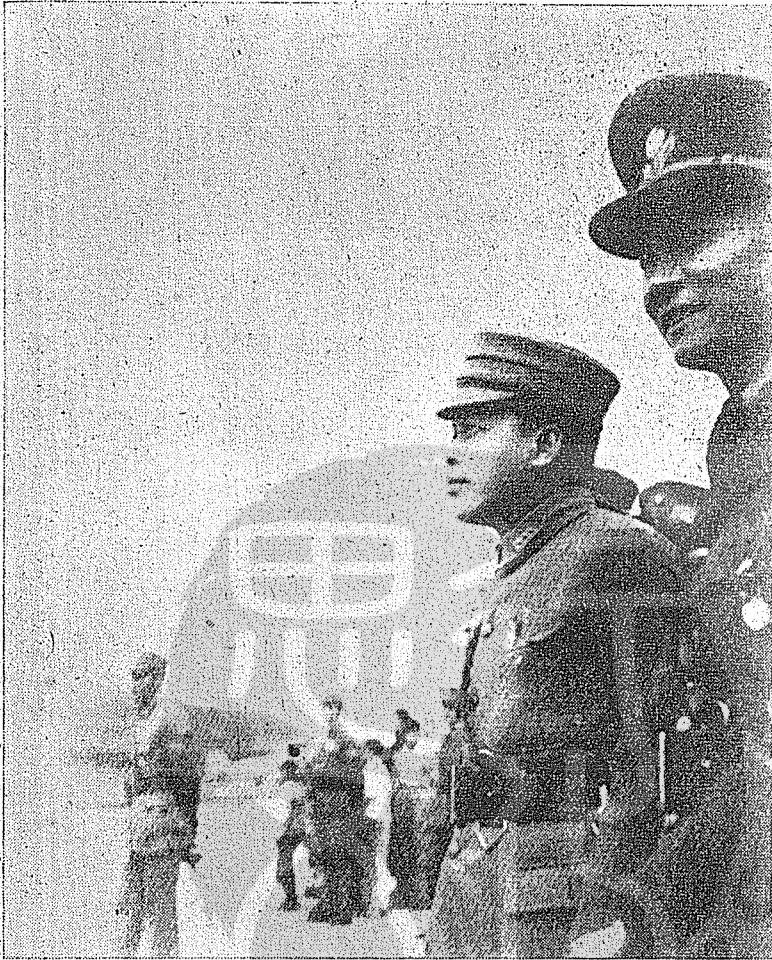
因為第一次廣州事變導致陳濟棠、黃紹竑、粵軍第十三師師長徐景唐，和黃琪翔所代統的第二方面軍嚴陣以待，磨拳擦掌。雙方大軍相繼開到外縣，廣州城裏只留下第二方面軍的一個教導團，其中多半是共黨份子，共黨自以為有機可乘，陰謀策劃暴動。蘇俄駐粵領事館是暴動的指揮中心，指揮者為共黨第三國際代表紐曼（Hans Neumann），和艾斯勒（Gertart Eisler）。他們所選擇的時機是汪兆銘和廣東當局雙方相互

攻許，爭執不下之際。汪兆銘一系人物力稱黃琪翔發動廣州第一次事變與共黨「無關」，堅主撤銷懲辦，乃至討伐黃氏。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四時，廣州第二次事變在極端緊張恐怖之中爆發。高舉中共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偽幟的暴徒二千餘人，分爲五路攻佔公

安局。收繳全市警察槍械，佔領交通電信機關，沿途恣意燒殺擄掠，頓使廣州鬧區付諸一炬，國民黨員，粵桂官兵和無辜民衆，橫屍街頭的達二千餘人之多。

共黨一舉竊據廣州，宣佈組織「蘇維埃政府」，蘇兆徵任僞主席，以張太雷暫代，惲代英爲



陳濟棠（右第一人）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攝於廣州白雲機場

僞秘書長。從當天起所散發的「政綱」、傳單及標語，充份顯示廣州二次事變共黨完全做倣蘇俄的「十月革命」，這是中共首次打起僞幟公然叛亂。連一度爲

共黨包圍，誤入歧途的左傾份子也爲之大吃一驚了。廣東將領在面臨劇變以後重新攜手團結，羣集廣州河南李福林的第五軍軍部舉行會議，黃琪翔追悔往昔祖共之非，廣州省垣以外粵軍雲集，以巨獅搏兔之勢向共黨展開反攻。經過一場激烈的巷戰，十三日下午四時即將廣州克復，張太雷被擊斃，蘇俄駐粵副領事哈昔斯（Abram Isakovich Hassis）直接參加叛亂而被逮捕處決。

廣州二次事變後，舉世輿論憤慨已極，全國同胞一致要求肅清共黨，對俄絕交，通緝容共祖共之汪兆銘，討伐「縱容共產黨以釀成此次劇變者」黃琪翔。這些全民一致的要求往後都逐漸實現。廣東救平共黨叛亂促進了全國同胞對共黨真面目的認識。此一貢獻是不可磨滅的，而陳濟棠正是當年反共將領的中堅。

一手築海珠大橋

民國十九年，陳濟棠陞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二十一年奉派兼任江西剿匪南路總司令。時值中共瑞金老巢五六萬衆傾巢而去，猛撲南雄，陳濟棠率部馳援，大敗共軍，一舉殲敵三萬餘人。南雄戰場遺屍纍纍，大都是被中共煽惑喪膽的無知貧民，由這一次大捷對陳濟棠有所啓示：哀民無辜，鋌而走險。共產黨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因此他一再發表經濟剿共，政治剿共的主張，和蔣委員長「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赤戰略不謀而合。陳濟棠認爲澄清吏治，安定民生爲剿赤的當前要務，他開始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陳濟棠自民國十九年起，兼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他在廣東大興建設，同時也很認真的辦理地方自治，把廣東全省各地的民意機構，很迅速的組織起來。此外如健全保甲制度，創辦合作事業。總凡他在廣東主政三年期間，他開闢了黃埔商埠，設立了韶關飛機製造廠，和黃埔船塢，築成了海珠鐵橋，創設了中山大學，舉辦勞工宿舍與育嬰院。經濟建設方面尤其一連串的興建起糖廠、土敏土廠、硫磺廠、肥料廠、造紙廠、梳打廠、酒精廠、兵工廠、棉毛絲麻各種織製廠。一切建設，都秉承着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的指示。他在這三年裏的成就，不但提高了廣東民衆的生活水準，尤且使廣東成爲一個欣欣向榮，富足繁榮的省份。抗戰以前廣東所呈現的小康局面，迄至時今，猶爲許多人所深深懷念。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陳濟棠任兩廣宣慰使時攝於海南島海口市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爆發，陳濟棠正在歐洲考察，聞訊立即啓程返國，共赴國難。起先，他入贊中樞，多所策畫。民國二十八年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戰略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行政院國務會議議決，設立農林部，以陳濟棠爲第一任部長。時值全民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大後方糧食不足，物資普遍匱乏，新成立的農林部確屬職責艱鉅，任重道遠。陳濟棠剛就職，便遇上河南災歉，大批豫胞扶老攜幼的西向就食，問題相當的嚴重，幸虧這位軍人政治家，使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在陝西、甘肅兩省，一舉增設四個墾荒區，收容了兩萬餘名災胞，讓他們在獲得適時救濟以外，又有了安身立命的新家園。

受命艱危防衛海南

陳濟棠膝下有十位公子，七位女公子，他的夫人因爲有病住在香港就醫。民國三十年冬，他抽空赴港探望他的夫人，很不幸的闖上了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迅即被日軍攻陷。兵荒馬亂之中，陳濟棠一時無法逃出。國內朝野人士都很替他担心，認爲他以中樞大員的身份陷於敵手，必定凶多吉少。但是陳濟棠却慨然的說：不論環境如何險惡，我本着義不可辱的宗旨，寧死也要逃離虎口。他在身畔暗藏毒藥，準備必要時仰藥自盡殉國。然後，換上跑單幫小販的衣服，選了一名隨從，伴他晝夜逃離日軍的嚴密封鎖。途中

，他還告誡他的隨從說：「萬一情況緊急，你切莫顧我，趕緊自己逃去。」

憑着熟悉地形，機智沉着，陳濟棠通過了重重關卡，在日軍、漢奸、土匪之間遠來遶去，居然被他逃到了西江。由西江轉赴茂名，輾轉抵達陪都重慶，和親友部屬重相見，陳濟棠恍有再世爲人的感覺。

一任農林部長，做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中央派他出任兩廣宣慰使，遍歷桂粵兩省，宣慰軍民，撫輯流亡。同時也爲兩省戰後施政，釐訂了方針大計。

民國三十九年初，共黨播亂，蔓延全國，大陸形勢迅速惡化。陳濟棠受命於艱危之際，出任海南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他竭盡一切，任勞任怨，曾以最大的努力保全這一處重要的南海戰略基地。視事伊始，便集中全力，圍剿島上的土共馮白駒。眼見馮白駒即將被圍聚殲，共酋林彪不計一切代價，從三月六日起，日夜不斷利用小帆船，將雷州半島上的共軍源源運往海南島，向島內滲透。陳濟棠指揮海陸空三軍，以立體作戰的方式，肆應共軍日以繼夜的騷擾。

三月七日，海陸協同，擊潰了林彪所派的第一支共軍，五百名共軍傷亡大半，帆船多半被擊沉。十三日共軍五百名再度來犯田陂港，被我永寧艦擊沉九艘帆船，擊斃共軍二百餘，俘獲數十。二十七日兩千共軍偷襲馬長港，陳濟棠指揮陸海空軍協力作戰，卒使二千共軍無一生還。三十

一日又有三千共軍來犯，亦復是幾於全軍盡墨。至此，海南島捷報頻傳，帶給全國同胞一片歡欣鼓舞，而且，林彪的登陸搶灘企圖慘遭失敗，全艦破滅，共軍付出了擄我海南島的重大代價。

送次渡海作戰，共軍損兵折將。匪酋林彪迫不得已改絃易轍，他在雷州半島西南配置重砲，企圖控制海峽，阻擾我海軍艦艇活動。四月十六

日，林彪集結共軍四萬餘名，分乘大小機帆船四百餘艘，向海南島展開大規模的攻勢。我海軍艦艇嚴陣以待。下午七時起我艦首先發砲轟擊，一夕之間，被擊沉的共軍船隻多達兩百有餘。十八日下午六時，復有匪船一百三十餘艘自雷州半島揚帆駛出，被我海軍擊退。不過，一連兩次登陸，共軍拚死鑽隙而進，林彪不惜使用人海戰術，終與

馮白駒部土共相會合。二十日驟迫海口，局勢突然逆轉。二十三日我軍將已報廢之艦艇三艘拆卸機件，沉於港口加以堵塞。陳濟棠守海南島的各部隊，方始循序安全轉進。

海南島之戰持續將近兩個月，我軍以寡敵衆，賴將士用命，陸海空協同，竟能大捷小捷連續十次，殲滅共軍無算，使共酋林彪亦爲之膽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於七投席所

天賦予人類聰明才智乃貴在能善用運自私自強不斷奮鬥克服艱難境創造環境小則謀個人合理生存大則爲社會人群謀福利此乃人生之真正意義與價值吾人應有正確體悟至公至我之心至公與無我雖有主觀與客觀之別但兩者實不能須臾離也至公後始有無我無我然後始能至公也存有不盡之德自無至公之可言吾人又應須時時自省不致於義制事以禮制心克己復禮保持優良之品德建立堅固而有守有爲之純潔心坎始永無墮落之虞

伯南書為垣兒作座右銘

伯南用箋

陳濟棠逝世之年，親筆所寫「為垣兒作座右銘」原蹟，所書「垣兒」即陳氏公子陳樹垣。

陳濟棠率部轉進來台後，出任總統府資政，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他卜居北投，生活過得非

常之悠閒舒適。但是他却不甘投閒置散，無官一身輕之後，很想完成他多年的願望，辦一所理想的私立中學。正如他民國二十三年主政廣東時，爲紀念中山先生所創辦的那所德明中學一樣。（編者謹按：孫中山先生名文，幼名德明，字帝象。他的長兄名德彰。）德明中學在香港不但歷史悠久，而且規模宏大，曾經造就了不少的人才。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早晨，陳濟棠親自到鄉間去勘定台北德明中學的校舍用地。轟的，腦血管堵塞症發作，他猝然倒地，從人連忙把他昇送到附近的民家，到時發現他已逝世，享年六十五歲。陳濟棠奔走國民革命，自民前二年參加同盟會起，歷時四十五年。抗戰時晉陞陸軍一級上將，從政領軍，南北征戰，堪稱式輸忠盡，益懋勳華。在人才層出不窮的粵軍將領中，陳繼業亦不失爲一位佼佼者。他一生盡瘁國事，所服膺的領袖唯有中山先生和介石先生，在他的遺詩中，曾有一首「國事」七言絕句，詩云：

大廈支憑兩柱功，乾旋坤轉兆興中；救民國父千秋在，抗日功崇一蔣公。